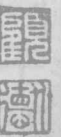


資質通鑑



資治通鑑卷九十七



漢書卷九十七 漢紀十九 起元默攝提格盡
強圍協洽凡六年

勅編集

晉紀十九

起元默攝提格盡
強圍協洽凡六年

顯宗成皇帝下

咸康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乙丑大赦

豫州刺史

庾懌以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毒飲犬犬斃密奏之

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二月懌飲鳩而卒

三月

初以武悼后配食武帝廟

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

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

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沂流數千里供給

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

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
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闕關之心不
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檠弧之謠而成
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讓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
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爲然翼乃止夏
五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寅疾篤或詐爲尚書符敕宮門無得
內宰相衆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帝二子丕弈皆
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夕恐易世之後親屬愈踈爲它
人所間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
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
亂故武王不授聖弟非不愛也今琅邪踐阼將如孺子何冰不
聽下詔以岳爲嗣并以弈繼琅邪哀王壬辰冰充及武陵王晞

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癸巳帝崩帝幼沖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 甲午琅邪王即皇帝位大赦己亥封成帝子丕爲琅邪王弈爲東海王 康帝亮陰不言委政於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帝于興平陵帝徒行送喪至闔闔門乃升素輿至陵所旣葬帝臨軒庾冰何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己未以充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避諸庾也 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赦其境內建威將軍翰言於皝曰宇文彊盛日久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加之性識庸闇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又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彊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

常有鬪鬪之志彼知宇文旣亡禍將及已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旣取高句麗還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國旣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彊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鮑曰善將擊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其北道平闊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必謂大軍從北道當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九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鮑從之十一月鮑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慕容翰慕容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高句麗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五萬拒北道自帥羸兵以備南道慕容翰等先至與釗合戰鮑以大衆繼之

左常侍鮮于亮曰臣以俘虜蒙王國士之恩不可以不報今日
臣死日也獨與數騎先犯高句麗陳所嚮摧陷高句麗陳動大
衆因而乘之高句麗兵大敗左長史韓壽斬高句麗將阿佛和
度加諸軍乘勝追之遂入丸都釗單騎走輕車將軍慕輿追
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由是釗不
復窮追遣使招釗釗不出釗將還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可成
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旣去必復鳩聚收其餘燼猶
足爲患請載其父尸囚其生母而歸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
撫以恩信策之上也釗從之發釗父乙弗利墓載其尸收其府
庫累世之寶虜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 十
二月壬子立妃褚氏爲皇后徵豫章太守褚裒爲侍中尚書裒
自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苦求外出乃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

鎮半洲

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

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
伐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為東征之計皆三五
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舩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虎
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
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
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
察作役侍中京兆韋諛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
猝有狂夫之變雖有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穫吁
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為也虎賜諛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
自若秦公韜有寵於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
欲求媚於宣說之曰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以壯本根宣

使離爲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覺益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

康皇帝

建元元年春二月高句麗王釗遣其弟稱臣入朝於燕貢珍異以千數燕王皝乃還其父尸猶留其母爲質 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燕王皝不許莫淺渾以

通鑑九十一
四
異

爲甦畏之酣飲縱獵不復設備甦使慕容翰出擊之莫淺渾大
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庾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
邪內史栢溫彞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
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栢溫有英雄之才願陛
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
之勲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
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
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
以上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返相謂曰深
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尚鯤之子也翼請浩爲司馬詔除侍中安
西軍司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
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爲長沙相

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媼煦豪彊常爲民蠹時有行瀆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爲餘姚長爲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戶而衆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昏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遐簡之子也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相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承之子也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衆北伐表桓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四郡諸軍事

梁州刺史前趣丹水栢温爲前鋒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並發
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 代王什翼犍復求婚於
燕燕王皝使納馬千匹爲禮什翼犍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
月皝遣卍子雋帥前軍師評等擊代什翼犍帥衆避去燕人無
所見而還 漢主壽卒謚曰昭文廟號中宗太子勢即位大赦
趙太子宣擊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 宇文逸豆
歸執段遼弟蘭送於趙并獻駿馬萬匹趙王虎命蘭帥所從鮮
卑五千人屯令支 庾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
鎮安陸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
表請鎮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先是車
騎將軍揚州刺史庾冰屢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荆江寧益梁
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

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為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徵江州刺史褚裒為衛將軍領中書令

冬十一月己巳大赦

二年春正月趙王虎尊羣臣於太武殿有白鴈百餘集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獲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於虎曰白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信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 漢主勢改元太和尊母閻氏為皇太后立妻李氏為皇后 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強盛今不取必為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為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

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誦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誦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孰知涉夜干之爲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傍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誦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闡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誦劉佩皆中流矢卒誦善天文誦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盡謂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

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
安用之孰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
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
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慕容翰
之與宇文氏戰也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其家
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為變燕王孰雖藉翰勇
略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旣而復還今日
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壹區夏此
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 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
長孫秩迎婦於燕 夏四月涼州將張瓘敗趙將王擢于三交
城 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
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吁嗟滿道陛下宜因出游罷之虎

從之太子宣怒會熒惑守房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爲
天王今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
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
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楛矢事嘗斬
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旣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
趙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城不克而還 漢太史令韓皓上

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
侍中王嘏以爲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踈絕勢乃
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 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
桓宣擊趙將李羆於丹水爲羆所敗翼貶宣爲建威將軍宣慙
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
又以司馬應誕爲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勲爲梁州刺史戍西城

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為左將軍都督兖州
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兖州刺史鎮金城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
立會稽王昱為嗣中書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帝從之九月丙
申立聃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己亥何充以遺旨奉太
子即位大赦由是冰翼深恨充尊皇后褚氏為皇太后時穆帝
方二歲太后臨朝稱制何充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錄
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充以左將軍褚裒太后之
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乃以裒為侍中衛將軍錄尚
書事持節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改
授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
史鎮京口尚書奏裒見太后在公庭則如臣禮私覲則嚴父從
之 冬十月乙丑葬康帝于崇平陵 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

后銜冰輔政冰辭十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國情事留子方之
爲建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少以參軍毛穆之爲建武司馬以
輔之穆之寶之子也翼還鎮夏口詔翼復督江州又領豫州刺
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
以圖後舉 趙王虎作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下輒隨
流用功五百餘萬而橋不成虎怒斬匠而罷

孝宗穆皇帝上之上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
軒趙義陽公鑒鎮關中役煩賦重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爲冠
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曰趙王虎虎銜鑒還鄴以樂平公苞
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晚
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榮

陽東極陽都爲獵場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
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
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牧官
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
民女三萬餘人料爲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
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
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楊徐之
民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
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 燕王皝以牛假
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
上書諫以爲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
薄假官田官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猶不取其

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武宣王綏之以德華夷之民萬里輻湊襁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戶口十倍於舊無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彊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宮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將何在哉如此則戎旗南指之口民誰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石虎誰與處矣川瀆溝渠有廢塞者皆應通利旱則灌溉潦則疏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沉游食數萬何以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負學生三年無成徒塞英雋之路皆當歸之於農殿下聖德寬明博采芻蕘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以言事忤旨主者處以大辟殿下雖恕其死猶免官禁錮夫求諫諍而罪直言

是猶適越而北行必不獲其所志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
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玆乃
下令稱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可
悉罷苑囿以給民之無田者實貧者官與之牛力有餘願得官
牛者並依魏晉舊灋溝瀆果有益者令以時修治今戎事方興
勲伐旣多官未可減俟中原平壹徐更議之工商學生皆當裁
擇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雖有狂妄當擇其善者而從之
王憲劉明雖罪應廢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
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其賜錢五萬宣示内外有欲陳
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玆雅好文學常親臨庠序講授考
校學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
詔徵衛將軍褚
裒欲以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

哀曰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哀乃固辭歸蕃壬戌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及潁川韓伯爲談客又辟郗超爲撫軍掾謝萬爲從事中郎超鑒之孫也少卓犖不羈父愔簡默沖退而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萬安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燕有黑龍白龍見于龍山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皝親祀以太牢赦其境內命所居新宮曰和龍都亭肅侯庾翼疽發于背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司馬義陽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秋七月庚午卒翼部將干瓚等作亂殺冠軍將軍曹據朱燾與安西長史江彪建武司馬毛穆之將軍袁真等共誅之彪統之子也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趙趙王

虎使永屯壽春。庾翼旣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楊尹劉惔每竒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己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庾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沔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干豫，章桓溫嘗

乘雪欲獵先過劉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
為温笑曰我不為此卿安得坐談乎 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

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
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
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弈襲廣於涪城貶廣為臨邛侯廣自
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
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
哀之 冬十月燕王皝使慕容恪攻高句麗拔南蘇置戍而還
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為涼州
以世子重華為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為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
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
尉楊宣為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

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趙王虎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為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虎甚重之朝之大議每與參決公卿皆憚而下之武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嘗入弋仲營侵擾其部眾弋仲執而數之曰尔為禁尉迫脅小民我為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諫乃止 燕王皝以為古者諸侯即位各稱元年於是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 趙王虎使征東將軍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治攻具為取燕之計燕王皝以慕容霸為平狄將軍戍徒河恒畏之不敢犯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 己卯都鄉文穆侯何充卒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 初夫

餘居于鹿山爲百濟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設備燕王
皝遣世子雋帥慕容軍慕容恪慕輿根三將軍萬七千騎襲夫
餘雋居中指授軍事皆以任恪遂拔夫餘虜其王玄及部落五
萬餘口而還皝以玄爲鎮軍將軍妻以女 二月癸丑以左光
祿大夫蔡謨領司徒與會稽王昱同輔政 褚裒薦前光祿大
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爲尚書令浩爲建
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
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
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
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
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
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五月丙戌

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
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爲大
王太后母馬氏爲王太后 趙中黃門嚴生惡尚書朱軌會久
雨生譖軌不脩道路又謗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
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以何用作獵車千乘環
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萬餘口以實後宮聖帝明王之
所爲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尚書陛下德政不修天
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
塗潦而況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願止作徒
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爲之罷
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灋聽吏告其君
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 趙

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
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
震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
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
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
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
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
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
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文曰六
博得梟者勝今梟鳴于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
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敦煌車濟
不降伏劍而死秋又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

秋遣晏以書誘致宛成都尉敦煌宋矩矩曰爲人臣功旣不成
唯有死節耳先殺妻子而後自刎秋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 冬
漢太保李奔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衆至數萬漢主勢登
城拒戰奔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其衆皆潰勢大赦境內改
年嘉寧勢驕淫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踈忌舊臣信任
左右讒諂並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至是始
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
爲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 安西將軍桓温將伐漢
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
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
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
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

通鑑九十七
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
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
大軍既西胡必闚覷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
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
之喬瓌之子也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
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督梁州
之四郡諸軍事使表喬帥二千人爲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
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
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
廷耳

三年春二月相溫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
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督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將

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沓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
犍爲三月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
勢表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
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
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齎三日糧以示無還
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
步卒直指成都楚撫之子也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
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東將軍李位都迎
詣溫降沓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
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笮橋溫前鋒不
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表
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

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
王幼送降文於温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輿櫬面縛詣軍
門温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
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 日南太守夏戾覽貪縱侵
刻胡商又科調船材云欲有所討由是諸國恚憤林邑王文攻
陷日南將士死者五六千殺覽以尸祭天檄交州刺史朱蕃請
以郡北橫山爲界文旣去蕃使督護劉雄戍日南 漢故尚書
僕射王誓鎮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
反衆各萬餘栢温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温命益州刺史
周撫鎮彭模斬王誓王潤温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勢
至建康封歸義侯夏四月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
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 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

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從悛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于趙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

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
五月秋與石寧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寧王擢略地晉興
廣武武街至于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枹罕姑臧
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事索遐曰君者一國
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
遐爲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寧
退屯金城 六月辛酉大赦 秋七月林邑復陷日南殺督護
劉雄 隗文鄧定等立故國師范長生之子賁爲帝而奉之以
妖異惑衆蜀人多歸之 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
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謝
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
敵天所贊也艾軍于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

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為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申鐘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羣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於殿庭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

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舍輒列人爲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跪立重行圍守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迸逸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子遺虎復命秦公鞫繼出自并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已鈞敵愈嫉之官者趙生得幸於宣無寵於鞫微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鞫之謀矣 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抱罕護軍李達帥衆七千降于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 冬十月乙丑遣待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

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奔世爲
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爲燕王而主公纔
爲大將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人
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
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
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
高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
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
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帥
河右之衆東平胡羯脩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
重華乃止 武都氏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爲使持節征
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二月振威護軍蕭敬文殺征虜

將軍楊謙攻涪城陷之自稱益州牧遂取巴西通于漢中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宣使楊杯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且日宣奏之
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
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鑿輿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
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
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恐
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憊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
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虎使收楊杯牟成皆亡去獲趙
生詰之具服虎悲怒彌甚囚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
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
子今爲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
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虎不從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
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官者郝稚劉霸

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后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官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栢温尚書左丞荀斐曰温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温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表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斐崧之子也温旣滅蜀威名

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
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浩以
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爲吳國內
史羲之爲護軍將軍以爲羽翼羨蕤之弟羲之導之從子也羲
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溫構隙浩
不從 燕王皝有疾召卍子雋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
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
士秋士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薨
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
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
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
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

定公主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
為嗣冀劉氏為太后己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
皆出於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
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
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
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為
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
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
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為太子以劉昭儀為后 冬十
一月甲辰葬燕文明王世子雋即位赦境內遣使詣建康告喪
以弟交為左賢王左長史陽鶩為郎中令 十二月以左光祿
大夫領司徒錄尚書事蔡謨為侍中司徒謨上疏固讓謂所親

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五年春正月辛未
朔大赦 趙王虎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寧諸子皆進爵爲王
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行達雍城旣不在赦例又赦
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
督定陽梁犢因衆心之怨謀作亂東歸衆聞之皆踊抃大呼犢
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衆攻拔下辨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
擊之爲犢所敗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掠民
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攻陷郡縣殺長
吏二千石長驅而東比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
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趙主虎以李農爲大都督
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
農等大敗戰于洛陽又敗退壁成臯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

虎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弋仲將其衆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領軍省賜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食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爲食來邪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邪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於爲逆旣爲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爲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于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虎命弋仲劔履

上殿入朝不趨進封平西郡公蒲洪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始
平人為昺聚兵自稱將軍趙樂平王苞討滅之誅三千餘家
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壽擊范賁斬之益州平
詔遣謁者陳沈如燕拜慕容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督河北
諸軍事幽平二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栢温遣督護滕叟
帥交廣之兵擊林邑王文於盧容為文所敗退屯九真 乙卯
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為丞相錄
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輔
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豺謀去之斌時在襄國
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好獵
嗜酒遂留獵且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

歸第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乙丑遵自幽州至鄴敕朝
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
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閣龍騰中郎二
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
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
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
眩而入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爲太保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
矣吾無爲預之仰藥而死己巳虎卒太子卅即位尊劉氏爲皇
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張豺爲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
義陽王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
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

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
監中外諸軍事以為己副彭城王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
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
城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為嗣正以末年
愆惑為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
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
而迎殿下者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
國帥洛陽之衆往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
遵軍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
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
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
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今嗣子冲幼託之

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但云唯唯乃下詔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己丑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擐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於是遵即位大赦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李農來歸罪使復其位尊母鄭氏為皇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為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為侍中太傅沛王冲為太保樂平王苞為大司馬汝陰王琨為大將軍武興公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大半

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冲鎮薊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僚
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大焉其敕內外戒嚴
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將軍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
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十餘萬軍于苑鄉遇遵赦
書冲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
將陳暹曰彭城篡弒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
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
冲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等帥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
冲兵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阬其士卒三萬餘人武興公閔言
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
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
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燕平狄將軍慕容霸

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
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
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
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
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
雖亂鄧恒據安樂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
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
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
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何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
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
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
弈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

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
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日子孫爭國上下乖亂
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
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
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為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
經天歲集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
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容興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
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
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
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雋笑而從之以慕容
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鶩為輔義將軍
謂之三輔慕容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

武戒嚴為進取之計 六月葬趙王虎于顯原陵謚曰武帝廟
號太祖 栢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楊州刺
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達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
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
入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
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征
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
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光祿
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
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
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
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旣而材略踈短不能副心財殫

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
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
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
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達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上
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
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
拔死亡略盡 趙樂平王苞謀帥關右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
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殺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
傑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帥衆赴之 楊初
襲趙西城破之 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雍
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
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正以讎恥未雪志平

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疆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寃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司馬勲出駱谷，破趙長城戍，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里，使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守令，以應勲。凡三十餘壁，衆五萬人。趙樂平王苞乃輟攻鄴之謀，使其將麻秋、姚國等將兵拒勲。趙主遵遣車騎將軍王朗帥精騎二萬以討勲，爲名因劫苞送鄴。勲兵少，畏朗不敢進。冬十月，釋懸鉤，拔死城，殺趙南陽太守袁景，復還梁州。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太子。」旣而立太子，衍閔恃功，欲專朝政，遵不聽。閔素

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既爲都督揔內外兵權乃撫
循殿中將士皆奏爲殿中貞外將軍爵關外侯遵弗之疑而更
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
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
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
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鄭氏曰李城還兵
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
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
成帥甲士三千人執遵於南臺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曰反者
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殺之於
琨華殿并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張斐鑒
即位大赦以武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

馬並錄尚書事郎闓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
中盧諶爲中書監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
爲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鑒懼洪之逼欲
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
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
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
之 都鄉元穆疾褚裒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
皆代陂死者之家也哀慙憤發疾十二月己酉卒以吳國內史
荀羨爲使持節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
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趙主鑒使樂平王苞
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珉華殿不克禁
中擾亂鑒懼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殺苞新興

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閔農以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誅閔農鑿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帥衛士以討之謹先啓知鑿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銖帥衆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帥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之殺已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珉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

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大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燕王儁遣使至涼州約張重華共擊趙高句麗王釗送前東夷護軍宋晃于燕燕王儁赦之更名曰活拜爲中尉

六年春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太宰趙庶太尉張舉

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公
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冀州撫軍將軍
張沈據淦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寧南將軍
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灑頭蒲洪據
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於閔勤末桎之子龕蘭之子也王朗麻
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
衆歸鄴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汝
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衆七萬伐鄴大將軍閔帥騎千餘與戰
於城北閔操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
敗而去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閏月衛主鑒密
遣官者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官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
廢鑒殺之并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姚弋仲子曜武將

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灑頭弋仲帥衆討閔軍于混橋司徒申鐘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摠馭英雄混壹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己丑以揚州刺史殷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楊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以蒲洪爲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爲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 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

王改姓苻氏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爲前將軍
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爲後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爲左將軍
領左司馬王墮爲右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
辛牢皆爲從事中郎五箇毛貴爲單于輔相 二月燕王儁使
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蠕蠕塞儁
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爲前驅命慕輿塗
槎山通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
皇甫眞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陁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
棄安樂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徙河南部都尉孫泳急
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儁會臨渠
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鄧恒走
保魯口乙巳儁拔薊執王佗斬之儁欲悉阮其士卒千餘人慕

容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
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乃釋
之雋入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
產欲爲石氏拒燕衆莫爲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雋復以產爲
太守產子績爲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
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爲人累不如
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
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
直相聚爲賊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此爲坐自屠潰也
恒乃止午猶慮諸將不與己同心或致非意乃遣績歸績始辭
午往見燕王雋雋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
邪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

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雋悅善待之雋以弟宜為代郡
城郎孫泳為廣甯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甲子雋使中部侯
釐慕輿句督薊中留事自將擊鄧恒於魯口軍至清梁恒將鹿
敦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
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雋謂
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
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
但安卧臣等自為王破之雋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雋出營外
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
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
士卒死亡略盡雋引兵還薊 魏主閔復姓冉氏尊母王氏為
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涓明裕皆為王以李

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
節赦諸軍屯皆不從 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
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能
敵之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燒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
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賢子所
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
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
告喪且請朝命 趙新興王祗卽皇帝位于襄國改元永寧以
汝陰王琨爲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爲
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略士民愛之請
弋仲以爲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請者日以千數弋仲乃使
之將兵祗以襄爲驃騎將軍豫州刺史新昌公又以苻健爲都

督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兗州牧略陽郡公
夏四月趙主祗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 魏主閔殺李
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
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
朝廷不應 五月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虜其居民而
還 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
魏衛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陽 初段
蘭卒於令支段龕代領其衆因石氏之亂擁部落南徙秋七月
龕引兵東據廣固自稱齊王 八月代郡人趙楷帥三百餘家
叛燕歸趙并州刺史張平燕王雋徙廣甯上谷二郡民於徐無
代郡民於凡城 王朗之去長安也朗司馬京兆杜洪據長安
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瑒爲司馬關西夷夏皆

應之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以趙俱爲河內太守
戍溫牛夷爲綏集將軍戍懷治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
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
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爲左長史略陽梁安爲
右長史段純爲左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
文等爲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梁
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萇
帥衆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萇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
河南不復相見旣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
書侮嫚之以張琚弟先爲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于潼關
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衆以拒健洪弟郁勸
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苻雄徇渭北氐酋毛受

屯高陵徐磋屯好時羌酋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遣
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 張
賀度段勤劉國斬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魏主閔自將擊之戰于
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勤豚于陰安盡俘其
衆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鉦鼓絲巨百餘里雖石氏之盛
無以過也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謚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辟
皆不就閔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書以爲物極則反致至則危
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松喬
之壽矣因不食而卒 九月燕王儁南徇冀州取章武河間初
勃海賈堅少尚氣節仕趙爲殿中督趙亡堅棄魏主閔還鄉里
擁部曲數千家燕慕容評徇勃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評與戰
擒之儁以評爲章武太守封裕爲河間太守儁與慕容恪皆愛

賈堅之材堅時年六十餘恪聞其善射置牛百步上以試之堅
曰少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乃射再發一矢拂脊一
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觀者咸服其妙雋以堅爲樂陵
太守治高城 苻菁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
降冬十月苻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 燕王雋還薊
留諸將守之雋還龍城謁陵廟 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
攻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
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
苟全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
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 甲午苻
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
於栢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趙涼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

下十二月苻雄擊斬之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
太后遣使諭意謨終不受於是帝臨軒遣侍中紀據黃門郎丁
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陳讓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
謨不至時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
軒何時當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
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會稽王昱令曹曰蔡公傲違上
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
以爲政矣公卿乃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尉以正刑
書謨懼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謨大
辟會徐州刺史荀羨入朝浩以問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
必有相文之舉浩乃止下詔免謨爲庶人

公騰為淮陽公柳為晉公桐為汝南公廋為魏公武為燕公幼
為趙公以苻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
牧東海公苻菁為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為太尉
毛貴為司空略陽姜伯周為尚書令梁楞為左僕射王墮為右
僕射魚遵為太子太師強平為太傅段純為太保呂婆樓為散
騎常侍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氏酋也 段龕
請以青州內附二月戊寅以龕為鎮北將軍封齊公 魏主閔
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
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
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誠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
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為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
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王雋遣禦

難將軍悅縮將兵三萬往會之。冉閔聞雋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甯常煒使於燕。雋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氏養息，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官，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為己像，以卜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何？』故隱之。煒曰：『姦偽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著龜以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真為偽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子遺。時有迸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為妄誕之辭，無所不可。況一璽乎？雋猶以張舉之言為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孰

思無爲徒取灰滅煒正色曰石氏貪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心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雋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王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柰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卧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雋雋乃囚煒於龍城 趙

并州刺史張平遣使降秦秦王以平爲大將軍冀州牧

燕王

雋還薊

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冉閔遣車

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皆敗還士卒
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
若我出戰必覆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
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
士瀆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
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
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琨戰悅
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䟽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
懼襄琨綰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
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
王祗殺之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
士死者凡十餘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没

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
灋饒父子贈韋謏大司徒姚襄還灑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
之一百初閔之爲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
月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
趙灋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
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趙王祇使其將劉顯
帥衆七萬攻鄴軍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
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
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
胡却斬王泰乃悉衆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餘
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祇以自效閔乃引歸會有告王泰欲叛
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 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

雋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 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并其諸子皆殺之 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衆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爲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弈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爲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雋使封弈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開瞻之子也弈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弈即出見弈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弈與論叙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

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閔棄石氏之亂
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
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
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
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雋君能翻然改
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
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勇力奕豫戒之俟約氣
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馳至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
自決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
至渤海準放迎降雋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右司馬約參軍事
以約誘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鈞 劉顯弒趙王祗及其丞相
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驃騎將軍石寧奔柏

人魏主閔焚祗首于通衢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 五
月趙兗州刺史劉啓自鄆城來奔 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
魏主閔擊敗之顯還稱帝於襄國 八月魏徐州刺史周成兗
州刺史魏統荊州刺史樂弘豫州牧張遇以廩丘許昌等諸城
來降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其地
來降 燕王儁遣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魏中
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恪南徇常山軍于九門魏趙郡太
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厚撫之將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
中山遷其將帥士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豪不
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悅綰還自
襄國儁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釋
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䟽謝恩儁手令荅曰卿本不爲生

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興善於綏撫中山遂安 庫儻官偉帥部衆自上黨降燕 姚弋仲遣使來請降冬十一月以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又以其子襄爲持節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 逢鈞亡歸勃海招集舊衆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衆稍散遂來奔吐谷渾葉延卒子碎奚立 初栢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

聽十二月辛未温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
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温又欲以騶虞幡駐温軍吏部尚
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
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
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
如此猜釁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
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
從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恣恣先自猖蹶乎浩曰決大事
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
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
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
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

但以比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
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
衆之所駭遊聲噂沓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
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
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
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
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
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温卽上疏惶
恐致謝回軍還鎮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郊
祀應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
宜凶愚之人以爲郊必有赦將生心於徼幸矣昱從之

燕王

雋如龍城

丁零翟鼠帥所部降燕封爲歸義王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食之 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
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即皇帝位大赦諸公皆
進爵爲王且言單于所以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
萇 司馬勲旣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
遂殺洪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 劉顯攻常山魏主閔留大將
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河王
寧以棗強降魏閔擊顯敗之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
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
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絕 尚書
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
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
各有攸思深思廉闇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閒然

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
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嚴愉之從子也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
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為督統進屯壽春謝尚
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
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鎮淮陰尋加監青
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 乙巳燕王雋還薊稍徙軍
中文武兵民家屬於薊 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
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為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
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為不義也弋仲卒子襄祕不發
喪帥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破之屯于碣磔津以太原王
亮為長史天水尹赤為司馬太原薛瓚略陽權翼為參軍襄與
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戶南至滎陽始發喪又與秦將高昌李歷

戰于麻田馬中流矢而斃弟萇以馬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
曰但令兄濟賢子必不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尹赤奔秦秦以赤
爲并州刺史鎮蒲阪襄遂帥衆歸晉送其五弟爲質詔襄屯譙
城襄單騎渡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
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魏主閔旣克襄

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
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
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溫諫曰
鮮卑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請且避之俟其驕愾然後益兵以
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
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閻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
何爲坐待戮辱皆自殺閔軍于安喜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趣常

山恪追之丙子及於魏昌之廉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
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諭將士曰冉
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
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
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
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
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
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
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所乘駿
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
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
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燕

人殺魏僕射劉群執董閔張溫及閔皆送於薊閔子操奔魯口
高開被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儁命恪鎮中山己卯冉閔至
薊儁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
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稱
帝邪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
聰舉城降甲申儁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
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寧及弟
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 秦以張遇為征東大將軍豫州牧
五月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斬之 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
宮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
於謝尚庾寅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
司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 辛卯燕人斬冉

閱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雋謂閱爲崇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
王 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
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
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之曰今燕
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
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爲然
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甲子
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
脫走入城 甲申秦主健還長安 謝尚妣襄共攻張遇于許
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
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于潁水之誠橋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
人尚犇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于芍陂尚悉以後事付襄躬浩

聞尚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穎許洛之民
五萬餘戶於關中以右衛將軍楊群爲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
降號建威將軍 趙故西中郎將王擢遣使請降拜擢秦州刺
史 丁酉以武陵王晞爲太宰 丙辰燕王儁如中山 壬午
聞魏敗時鄧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戊辰燕王儁遣慕容
恪封奔陽鶩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燕人掠其禾稼
而還 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
縋而下犇于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
條收等及乘輿服御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
肅皆自殺燕王儁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冉
智爵海賓侯以申鍾爲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鎮鄴 桓溫
使司馬勳助周撫討蕭敬文於涪城斬之 謝尚自枋頭迎傳

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 秦以雷弱兒爲大司馬毛貴爲太尉
張遇爲司空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
聽旣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
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
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
土崩之執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
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
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
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
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
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
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者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

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遜戍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楊群退屯弘農徵尚爲給事中戍石頭 丁卯燕王雋還薊 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雋以王擢爲益州刺史蔓逸爲

秦州刺史張平爲并州刺史李歷爲兗州刺史高昌爲安西將
軍劉寧爲車騎將軍 慕容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
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
戊子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容興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爲其將
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燕羣僚共上尊號於燕王
儁儁許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國相封弈爲太尉左長史
陽鶩爲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真爲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悌爲
右僕射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儁卽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
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
文明皇帝時晉使適至燕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
中國所推己爲帝矣改司州爲中州建留臺於龍都以立菟太
守乙逸爲尚書專委留務 秦丞相雄攻王擢于隴西擢奔涼

州雄還屯隴東張重華以擢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特寵待之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 二月庚子燕王儁立其妃可足渾
氏為皇后卅子曄為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薊宮 張重華遣
將軍張弘宋修會王擢帥步騎萬五千伐秦秦丞相雄衛將軍
菁拒之大敗涼兵於龍黎斬首萬二千級虜張弘宋修王擢棄
秦州犇姑臧秦主健以領軍將軍苻願為秦州刺史鎮上邽
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破五十餘壘 趙故衛尉常山李
犢聚眾數千人叛燕 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聚眾於平陽
自稱晉王夏四月秦左衛將軍苻飛討擒之 以安西將軍謝
尚為尚書僕射 五月張重華復使王擢帥眾二萬伐上邽秦
州郡縣多應之苻願戰敗奔長安重華因上疏請伐秦詔進重
華涼州牧 燕王儁遣衛將軍恪討李犢犢降遂東擊呂護於

魯口 六月秦苻飛攻氐王楊初於仇池為初所敗丞相雄平
昌王菁帥步騎四萬屯于隴東秦主健納張遇繼母韓氏為昭
儀數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恥之因雄等精兵在外陰
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其地來降秋七月遇與黃門劉晃謀
夜襲健晃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得已而行
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於是孔持起池陽劉珍夏
侯顯起鄆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灞城衆數萬人
各遣使來請兵 秦以左僕射魚遵為司空 九月秦丞相雄
帥衆二萬還長安遣平昌王菁略定上洛置荊州于豐陽川以
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為刺史雄與清河王灋苻飛分討孔持等
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
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之刺

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衆五千襲之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灋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

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
眉自洛陽西奔以爲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
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
爲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
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
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
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
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西平勣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
靈纔十歲立爲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有勇力吏
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
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爲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
也謝艾以枹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爲酒泉太

守文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
及趙長等將為亂宜盡逐之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
為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長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
世子耀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
以長寧侯祚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 殷浩使
部將劉啓王彬之攻姚襄于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啓彬之皆
敗死襄進據芍陂 趙末樂陵朱秃平原杜能清河丁嬈陽平
孫元各擁兵分據城邑至是皆請降於燕燕主雋以秃為青州
刺史能為平原大守嬈為立節將軍元為兗州刺史各留撫其
營 秦丞相雄克池陽斬孔持十二月清河王灋苻飛克鄆斬
劉珍夏侯顯 姚襄濟淮屯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
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詔以謝尚都督

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 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
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沖幼請立長寧侯祚張祚先得
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張曜靈爲涼寧侯立祚爲
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旣得志恣爲淫虐殺重華妃裴
氏及謝艾 燕衛將軍恪撫軍將軍軍左將軍彪等屢薦給事
黃門侍郎霸有命世之才宜擢大任是歲燕主雋以霸爲使持
節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鎮常山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立
妻辛氏爲王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子庭堅爲
建康侯曜靈弟玄靚爲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
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
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師徒

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勲德未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乎祚大怒斬之於闕下 故魏降將周成反自宛襲洛陽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 秦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霸城依呼延毒 中軍將軍楊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旣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父之溫謂掾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爲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

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刺史二月乙丑栢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趣武關命司馬勲出子午道以伐秦燕衛將軍恪圍魯口三月拔之呂護奔野王遣弟奉表謝罪於燕燕以護為河內太守姚襄遣使降燕燕主雋以慕容評為鎮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楊荆徐兗豫十州諸軍事權鎮洛水以慕容彊為前鋒都督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栢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勣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勲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眾五萬軍于峽柳以拒溫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于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眾溫督眾力戰秦兵大敗將軍

栢沖又敗秦丞相雄于白鹿原。沖，溫之弟也。溫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秦丞相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勲于子午谷，破之。勲退屯女媧堡。戊申，燕主儁封撫軍將軍，軍爲襄陽王。左將軍彭爲武昌王，以衛將軍恪爲大司馬，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事，封太原王。鎮南將軍評爲司徒，驃騎將軍封上庸王，封安東將軍霸爲吳王，左賢王友爲范陽王，散騎常侍厲爲下邳王，散騎常侍宜爲廬江王，寧北將軍度爲樂浪王，又封弟栢爲宜都王，逮爲臨賀王，徽爲河間王，龍爲歷陽王，納爲北海王，秀爲蘭陵王，嶽爲安豐王，德爲梁公。

默爲始安公儂爲南康公子咸爲樂安王亮爲勃海王温爲帶
方王涉爲漁陽王暉爲中山王以尚書令陽鶩爲司空仍守尚
書令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初燕王皝竒霸之才故名
之曰霸將以爲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雋
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遷
侍中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雋愈惡之復召還
五月江西流民郭敞等千餘人執陳留內史劉仕降於姚襄
建康震駭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史謝
尚自歷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王擢拔陳倉殺秦扶風內史
毛難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
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栢温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
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

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温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温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温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温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二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温還秦太子萇等隨温擊之比至潼關温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温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長安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温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温殺之 秦丞相雄擊司馬勲王擢於陳倉勲奔漢中擢奔略陽 秦以光祿大夫趙俱為洛州刺史鎮宜陽 秦東海劼武王雄攻喬秉于雍丙申卒秦王健哭之嘔

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葬禮依
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
汎愛遵奉灋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
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
平老皆與之善 燕樂陵太守慕容鈞翰之子也與青州刺史
朱秃共治厭次鈞自恃宗室每陵侮秃秃不勝忿秋七月襲鈞
殺之南奔段龕 秦太子萇攻喬乘于雍八月斬之關中采平
秦王健賞拒栢温之功以雷弱兒為丞相毛貴為太傅魚遵為
太尉淮南王生為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為司空健勤於政事
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
儒禮士由是秦人悅之 燕大調兵衆因發詔之日號曰丙戌
舉 九月栢温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黃門勞温于襄陽 或告

燕黃門侍郎宋斌等謀奉冉智為主而反皆伏誅斌燭之子也

秦太子萇之拒栢温也為流矢所中冬十月卒謚曰獻哀

燕主雋如龍城 栢温之入關也王擢遣使告涼王祚言温善

用兵其志難測祚懼且畏擢之叛已遣人刺之事泄祚益懼大

發兵聲言東伐實欲西保敦煌會温還而止既而遣秦州刺史

牛霸等帥兵三千擊擢破之十一月擢帥眾降秦秦以擢為尚

書以上將軍啖鐵為秦州刺史 秦王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

還為姚襄所虜以為洛州刺史十二月安亡歸秦健以安為大

司馬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坂 是歲秦大饑米一升直

布一匹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